

来龙去脉

四期落幕：大师云集的民国刊物《清明》

谢华



纵观民国的刊物出版，“纷繁”可视为一大特色，其数量之多、内容之杂、风格之新，足令今人叹为观止。与之相对应的是大量刊物昙花一现，因创办经费、稿源、发行、监管等问题，未及理想便戛然而止，能坚持数年的实在是少之又少。

1946年元旦，曾在重庆编辑《新民晚报》副刊“西方夜谭”的吴祖光，受《新民报》总经理陈铭德之请，由重庆乘飞机南京转往上海，编辑《新民晚报》副刊《夜光杯》。

到了上海之后，吴祖光很快联系到了曾在四川成都同甘共苦、谊同兄弟的画家小丁（丁聪）。丁聪是老上海，地情人情都熟，给吴祖光介绍了许多新朋友，其中即有吴祖光“后来终生难忘的朋友”唐云旌和龚之方。

唐云旌笔名大郎，人称唐大郎，典型的江南才子，人称“江南第一枝笔”。龚之方是当时的散文大家，有较强的组织能力，当时正和唐云旌一起办《海风》报。

一天，龚之方提议叫丁聪和吴祖光合编一份综合性的文艺刊物，要求图文并茂，有彩色封面和插页，办刊经费由他来解。吴祖光听说是与丁聪搭档，十分兴奋，丝毫不加考虑就同意了。

刊物取个什么样的名字，才能既好听又好记

德才还是我的小学同学。三年级还是包班制，各学科都由同一老师教。第一节音乐课，老师或许累了，问谁会唱歌。同学们面面相觑的时候，个子不高、虎头虎脑的德才站起来，大大方方唱了首《打靶归来》。歌声像一条叮咚流淌的小溪，同学们齐声鼓掌，老师也连声夸奖。从那时起，音乐课常由德才教我们唱歌。他怎么会那么多歌？后来我们才知道，电台有个《每周之歌》栏目，他是抱着收音机学的。

我家有个粗肚细嘴的大葫芦，我锯出开口，捎水去学校。同学们稀罕得不得了，大葫芦被争来抢去，抢到手里，边喝边砸摸嘴，仿佛水装进葫芦就变得更甘甜。

这个下午，我成了最受欢迎的人，超过了会唱歌的德才。就是这个德才，放学后抱着大葫芦左看右看。葫芦被水泡得有点发软，我提醒他小心点的时候，已被他按出一条细缝。

炫耀的资本被他弄坏，我又气又恼，抓着他不要休。他自知理亏，说用两个本子赔我。第二天，我消了气，不要他本子。他执意赔我，好像这样才心安。

四年级，我和德才被选为少先队员。老师很重视，说带我们去邻村的完全小学参加入队仪式。距邻村有五里路，我俩突击学骑车。父亲的“大铁驴”车架高大，也沉重，砸得我一瘸一拐。

德才找了根一米多长的粗木棒，横捆在车后架上。这样，车子摔倒也不会再砸到我。我个子矮，学架下套腿儿。德才家有轻便车子，很快学会了骑大梁，让我羡慕。

入队后，老师让戴红领巾，说增强荣誉感。村里小卖部没有红领巾，去乡供销社也空手而归。这怎么办呢？焦急间，德才一拍额头说，咱买块儿红布，让我妈用缝纫机做吧。德才的头脑就是这么灵活。

五年级要去邻村上，学习紧张起来，德才提议上夜校。教室没电灯，他找个空墨水瓶倒上煤油，圆铁片中间钻了孔当盏儿，搓细棉花条当灯芯。我家距学校最远，德才来找我，叮嘱我扛根棍子壮胆。昏黄的油灯下，我们共同复习功课。

在邻村学校，我们仍在一班，两载寒暑，同去同归。升入初中不久，他家搬到市区，随之转学，很少见他了。

二十三、四岁的时候，德才在市区有了稳定的工作，订了亲。他聪明好学，为人和善，应该有美好的将来。谁能想到，雨季他晾晒衣服时，意外触电去世了，很多同学赶来送葬。

此生，我第一次拍灵柩，拍的亡人竟是发小。我抬着他，脚步沉重，少年时的一幕幕仿佛电光火石般闪现，让人不觉泪奔如雨。我心里默念着，德才，一路走好。

前些天我回老家，德才坟地在路边，坟前的杨树都一搂多粗了。坟地不远处是村小学，一群孩子嬉笑玩耍，一如当年的我们……

呢？吴祖光没有多加思索，便提议将刊物命名为《清明》，并解释：“我们新办的刊物叫做《清明》，一方面是迎接这个当前的节气，另一方面是为了表达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终会出现和平兴旺、政治清明的一种美好愿望。”丁聪也十分赞同。

在红尘十丈的上海闹市中心西藏路上，龚之方给吴祖光安排了一个闹中取静、设备豪华舒适的编辑部。“里外两间，地上铺着很厚的地毯，宽大的皮沙发，一张开会用的长条桌上覆盖着绿色的绒台布；里间屋有一张很大的墨绿色玻璃面的钢制大写字台和保险柜，红木的琴几上放着青铜的佛像、瓷花瓶等古物”。

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，吴祖光每天半天在这里办公，另半天去圆明园路的《新民晚报》办公。

1946年5月1日，《清明》创刊号在上海问世，由吴祖光、丁聪主编，上海山河图书公司出版。16开本，每期共64页，文字用新五号和六号两种字体直排印，其中有重磅道林纸精印的彩色插页。封面上的“清明”两个美术字，顶在封面最上端，封面画《印度献花舞》由画家叶浅予创作。

没有《发刊词》，吴祖光以“编者”的署名，写



清明节的由来，传说最广的当与介子推有关。据《东周列国志》记载：“焚林之日，乃三月五日清明之候，国人思慕子推，以其死于火，不忍举火，为之冷食一月，后渐减至三日。至今太原、上党、西河、雁门各处，每岁冬至后一百五日，预作干糍，以冷水食之，谓之禁火，亦曰禁烟”。

鲁西北乡下的村民野夫大概是不了解这个典故的。虽如此，清明节却也称得上记挂于心

柳哨声声，那声音是爱的旋律。生命因有了爱，不再痛苦，不再孤独。声声柳哨，那声音是思念的音符，生命因有了思念，爱便温馨如故。我爱春天，爱所有鸣响着柳哨声的春天。我怀念我的童年，怀念那段唯有柳哨相伴的童年……

童年是在姥姥身边长大的，因为远离父母，得不到同龄孩子所享有的爱，幼小的心灵便涂抹了一层失落的阴影。于是，我用自卑逃避所有的人，时常用单纯的目光遥望村后那棵老柳树，猜想它一定有很多美丽的故事，但它为什么又同我一样孤单呢？慢慢地，便有泪水溢出眼眶，我成了一个爱哭的孩子……

直到有一天，我听到一阵悦耳的柳哨声，那是同伴用刚发芽的柳枝做成的。我羡慕地望着她们笑成春花的笑脸，眼泪又悄然滑落……等她们散开后，我默默地捡起她们遗落的一支柳哨，躲在角落里轻轻地吹。我吹响了，尽管那近乎呜咽的哨声多了一份不该属于无知孩子的伤感，我依然欣喜若狂。

我跑到姥姥身边，使劲地吹给她听。那不成歌也不成调的哨声把我带进梦幻般的童话，我仿佛听见了天使的声音。但我却发现姥姥流泪了，我终于知道一直慈祥爱笑的姥姥也会哭。

她用枯瘦的手抚摸着我不停流泪的小脸，从她饱含无奈而又担忧的目光里，我知道她有许多话要对我说，却始终没有开口。是的，我仅仅是一个孩子，又懂什么呢？既然什么都不懂，为什么又懂寂寞，又懂哭泣，又会自卑呢？

柳哨给我一段最开心、最幸福的日子，却无法成为我永远的精神寄托，我渴望的欢乐真的很遥远吗？

了一篇900字的《清明题记》，表达了对那些“接收大员”发国难财的愤怒——“八年抗战开始时，我们对国家的希望是殷切而热情的。意外在百战之后的胜利前夕，那热情却大大降低了。胜利后的今天，我们的心情更是濒于绝望的程度。举国之内一片哀哭与垂危的呼救。胜利的果实不属于吃苦受难的人们；只看见那些狐鼠与猪狗炙手可热，骄傲不可一世”“我们是属于人民的，为时代呼唤，写人民的喜爱与愤怒”“虽然是在猪狗与狐鼠横行的国度里，我们终不孤独”。吴祖光的凛凛正气，始终闪耀在他奋斗的一生。

全刊团结了许多进步的作家、艺术家，发表了一批有思想深度和创作技巧的政论、绘画、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杂文、木刻、雕塑、剧本、版画、素描、水墨画、译述，同时还发表戏剧演员、戏剧作家的作品，描绘了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。

《清明》本着“为时代呼喊，写人民的喜爱与愤怒”的宗旨，号召青年朋友为消除人民苦难而斗争，走向光明的远景。

刘友璋在《时代的感动》一文中，歌颂了中国的一些老人们，他们爱护青年，关心青年的遭遇，领导着青年们与不平的社会抗争，从不疲倦，也许他们在为人民解放的斗争中的业绩还不够丰盛璀璨，却令人无比感动，因此青年朋友更应当发奋图强。

较有影响的作品，既有陈白尘的代表剧本《升官图》、吴祖光的剧本《断肠人在天涯》、张乐平的素描《流亡》、郭沫若的散文《关于李岩》、风子的散文《去病草》、老舍的散文《纽约书简》、安娜的评论《不幸！它却是我的国家！》、袁水拍的诗歌《古老的故事》、茅盾的《美丽的梦如何美化了丑恶的现实》、骆宾基的《鼠鼠》连载、田汉的《原子弹及其他》、以及叶浅予的《素描印度人》《外滩夜景》和丁聪、吴作人的美术作品等。

就文艺界的新闻报道方面，刊物针对升官图在上海的演出，载有《升官图在上海演出的服装及装置设计（附图）》《升官图（第二章）》（三幕讽刺剧有序幕尾声）》《从“升官图”中学习》等文，细致报道了该演出的情况，以及时人的观感。

刊物第2期上，收录了陈白尘、秦怡、张骏祥、吴祖光等人撰写的《贺孟斧周年祭》纪念文章和被誉“中国舞蹈第一步”的舞蹈家戴爱莲的《思乡曲》《桂戏哑子背骨》等舞蹈创作资料及其演出剧照。

创刊以来，《清明》确实做到了办刊前龚之方“图文并茂”的提议，王琦、陈荒煤、章西、黄永玉

的木刻，张光宇、张乐平、张正宇、叶浅予的大幅插画，吴作人、庞薰琴的封面画，尤其是丁聪的大幅漫画《花街》，更是成为漫画史上的名作。

第1期即在彩色插页，刊登了张光宇的壁画色彩稿《女赐福图》，第3期又用多版彩色插页，刊登了张光宇的文章《自序西游漫记》，以及《西游漫记》的作品选登“张光宇绘长篇神话西游漫记”。此外，张光宇还为聂绀弩的《绝叫》一文绘制了7幅黑白插图。

据吴祖光回忆，《清明》创办过程中，撰文的作家有风子、郭沫若、陈白尘、夏衍、袁水拍、老舍、徐迟、冯亦代、师陀、吴祖强、郁风、骆宾基、靳以、田汉、茅盾、戈宝权、安娜、臧克家、赵超构等四十多位作家，“居然没有一位向我们提出要稿费的要求”。

当然，创办到第4期时，发行人已然一贫如洗，在付给印刷厂费用之后，“便也没有发过稿费的力量了”。与阳春三月和美好愿景相携而来的《清明》，虽然宛若流星，但在当年的上海文艺界却影响深远，余韵悠长。

《清明》这本文艺期刊的目录新颖别致，不分体裁类别，所有刊登的作品，都参差不齐随意编排，看似漫不经心。我们由此可见民国老期刊的魅力与办刊风格，这在当今的期刊中已经很少有了。

这本综合性的文艺刊物只出版了4期，第1期是5月1日出版的，第2期按月出版，第3期推迟了一个半月，“这一期拖期将近一个月，理由没有别的，只是我们既慷慨而又迟缓。加之两个月来大家的心情恶劣，内战‘成功’，局势日益恶化，第一期出版的时候，我们虽在题记里申述我们对这多难的祖国的‘清明’之望，但如今则有的是血泪也洗不清的阴沉黑暗了……谁也不敢说我们能支持到几时，愿敬爱的读者们伴着我们一同承担责任，渡过这一段艰辛的长途”。

“《清明》的第四期，亦是它的最终一期，在龚之方兄的极力筹措之下，延期三个月，于十月十五日出版”。百味杂陈之时，吴祖光在第4期的增页上，写下了上述那段告別意味浓重的《致读者》。

2003年4月9日，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先生因病逝世。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名剧《风雪夜归人》，还有这本《清明》。人去刊在，《清明》对了解这一时期上海文艺界动态，以及人民的生活百态，有着一定参考价值。

①《清明》创刊号封面②《清明》期刊插图：3.18南通血案叶浅予作打箭炉人物四幅

■本文作者藏品资料

古今笔谈

我遥远的节日

张衍凯

的节日，过得隆重而又虔诚。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”的哀楚，在小孩子的观念里杳无踪迹。那时，三五好友，欢声笑语，直抵村北的小河——两岸老柳便遭了殃。身手敏捷如猴，用脚勾了略弯的树干，一眨眼的工夫蹿到了枝头。折了刚吐嫩芽的柳枝，呼喊树下接应的伙伴，一派热闹。但也有惊险，攀得太高，忘记“上树容易下树难”的教诲，胆战心惊地瞄那高高的地面，晕眩不止，滑落下一身冷汗。

扛着折断的树杈，氤氲的暮霭里往家里赶。这时候最爱的，是将柳条编一个环戴在头上，头顶桂冠招来邻家孩子的羡慕眼神。回到家，央了父亲把柳条一枝枝插到门楣上。柳圈撑不了多久便被奶奶要去，大锅里煮鸡蛋，要用它围着这些白胖胖的小家伙。

清明折柳的习俗，据我所知，为的是阻止游荡的孤魂野鬼上门。观世音手持柳枝蘸水普度众生，许多人便认为柳条有驱鬼辟邪之用，把柳枝称为“鬼怖木”。北魏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中写道：“取杨柳枝著户上，百鬼不入家”，说的也是

天籁

柳哨声声

清水莲心

又一个春天到了，我在老柳树下捡拾别人砍下的柳枝，做成大把的柳哨。当我吹着跑回家时，才猛然想起再没有人听我吹柳哨了。养育了我的姥姥已经走了，在那个蒲公英飞舞的夏天，肺癌晚期。我终于在大哭起来，柳哨洒了一地……

外面，欢乐的同伴依然满街跑着吹柳哨。我这才听出那哨声是如此凄婉、悲凉，我还是那样孤单。疼爱我姥姥，我想你！就在那一天，我开始长大了。

长大的我回到了父母身边，在那个真正属于我的家里，我像蒲公英的种子漂浮不定，不肯在那片爱的土壤里生根发芽。

每年的清明节，我都要跟妈妈去给姥姥上坟。看着她像个孩子一样哭倒在姥姥的坟前，我才明白，她也是个女儿，她的妈妈替她将自己的孩子抚养大。我们的脉管里，留着相同的血……

我终于原谅了妈妈曾经对我的抛弃，因为无论这个世界有多少罪恶和邪恶，爱都可以被无条件的原谅。我依然吹柳哨，吹给天堂里的姥姥，让那动听的哨音穿越云层，抵达天堂，捎去我的思念和感恩……亲爱的姥姥，我相信你能听得见，一定能。

2017年的清明节又要到了，我35岁，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姥姥离开我整整27年了，时光荏苒，

这吧。一截清翠碧绿的柳枝，竟有如此功效，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了。

清明时节节的另一重要活动是扫墓。嫁到邻村的姑姑们携了火纸，赶到当年主事的兄弟家，将火纸剪成元宝的形状，包袱里裹着，拎到坟头上嘤嘤呀呀地哭。我们小孩的乐趣，或是抢那纸钱玩，或是听那唱大戏似的悲唱。先人的相貌，于小孩子一点记忆也没有，没有受过他们温存的抚摸，也就扯不下一点恻隐之心。

清明节受小孩欢迎的还有纸鸢。清人潘荣陛所著《帝京岁时纪胜》记载：“清明扫墓，倾城男女，纷出四郊，提酌挈盒，轮毂相望。各携纸鸢线轴，祭扫毕，即于坟前施放较胜”。

从这段记载可见当时放纸鸢之盛了。清明节前后，惠风和畅，野草青青。每年此时，南边的场院涌满了人群，其中以小孩子居多。扯线的扯线，慢跑的慢跑，鹤、燕、蝶、蝉各类形状斗艳争奇。有的纸鸢断了线，惹得在场的怅然良久。

中国传统的节日，先民劳苦之余祈福消灾，悼先聚族。譬如端午，楚河赛龙舟的喧嚷，早已掩盖了屈原跳江的悲愤。在小孩子的眼里，每一个节日，都与快乐相连，意味着贫瘠生活中的点缀，连接板子的机会也少很多。

而今，那个青葱的少年已为人父，安家在县城，很难抽出时间去坟头培些新土，也不曾携了年幼的女儿在石雕广场放一回风筝。

清明节在我心头逐渐淡忘，因为时间渐老，时人也常不记得旧事了。

■心飞扬 摄影



我忘记了很多，唯独没有忘记一个小脚女人对我的关爱和疼惜。这些年，我在成长的路上放弃了很多幼稚而无知的习惯，唯独没有停止吹柳哨。

春光明媚，柳树发芽，山村的空气里也弥漫了清脆、嘹亮的柳哨声。那声音吹奏着喜悦和希望，而对于我，则是寻觅，是开始，是怀念。我知道我该从沉沦和堕落中走出来了，因为我想起姥姥曾经含泪的目光，她一定担心脆弱爱哭的我会过得不快乐。

其实这个世界充满了爱，我要好好地活着，充实地活着。哪怕半生作茧自缚，活得并不出色，并不洒脱，依然会给生命一个美好的承诺。

浮屠塔，七千层，不知今生是何生？你埋泉下泥塑骨，我吹柳哨给你听。

亲爱的姥姥，尘世的春天，柳哨声声，你，听见了吗？

■毛毛 摄影

缅怀是一次涅槃

李曙生

清明时节，油菜、萝卜、紫云英开花，铺天盖地，似云霞蒸腾；紫荆、山茶、桃树绽蕾，姹紫嫣红，像万千礼花齐放。木樨抽出箭头般暗红的嫩叶，白杨茁出成簇带绒毛的白芽。

燕子还没有来，但也在旅途上了，昔年的巢还留在屋梁间、房檐下，好奇的主人在打扫房屋时，小心到没有触动它们。鱼儿悄悄从水底浮上来，晒太阳，觅食，嬉游。

清明的天气忽阴忽晴，地上是潮润的，却又不泥泞。凭借强劲的信风，各式各样、五颜六色的风筝，装点着清明的天空，晦气放飞了，灿烂的前程攥得更紧。

清明要明，谷雨要雨。披着明媚的春光，孩子们，换上绚丽春装的女人们纷纷出门，到野外去，到山里去，踏青，打青，在大自然中赤手赤脚地感受春天的活力。

清明更是祭扫的时节，那些逝者的音容笑貌，便在亲人的脑际鲜活浮起。是否有人曾经想过，为什么我们的祖先要把祭祀的盛典安排得与万物发轫在同一时候。

春秋时期，晋文公重耳在外艰苦漂泊了十九年后，终于执掌了晋国的政权。一直追随重耳的介子推，激愤于未得到应有的封赏，悄然隐居到一座深山里。

重耳心中抱愧，遍寻介子推不着，遂下令纵火烧山，意图逼介子推出来。然而，心怀愤愤的介子推，竟像传说中集木自焚的凤凰那样，紧紧抱住一棵树，被烧死了。

晋国人从此每年在他被烧死的这一天，不举火炊食，谓之寒食，而把后一天定为清明节来纪念他。清明祭扫的习俗，就这样传播并延续下来。

清明节与这个�故事的发生到底孰前孰后，其间联系是偶然或必然，已无从知晓了。想一想，我们的古人把暮春之初的这一天，定为祭祀的日子实在大有深意。

因为人们既不能日日沉湎于伤逝的情怀中，又不忍将过去的人和事索性忘却，沉闷时过去了，“农人告余以春及，将有事于西畴”，大家都该忙着新一年的生计了。

于是，仿佛树木要被腐枝败叶催生一般，人们便创造出了清明节，借着追思前仆者的精神，以激励开拓的步伐，一面追荐亡魂，一面期盼一年中风调雨顺，人畜平安。

清明节，这是我们智慧的祖先，在缅怀与瞻望之间划出的一道分水岭，它是新的耕耘的起跑线，是一年一度的精神涅槃。

新格言

最好的祭奠

姜利晓

节气匆匆，仿佛转眼之间，就又到了清明节，又到了一年祭扫的时候，仿佛空气里都多了一份哀思，一份忧伤。生者与逝者，曾经近在咫尺，却已是阴阳两隔，此生不复相见，思之，伤感啊。

其实，日子就是日子，节气就是节气，不同的是人的心境而已，不是吗？此时的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是你的，此时的“路上行人欲断魂”也是你的，怎样的心境，就有着怎样的感悟，而这一切，都取决于经历与境遇。

从古至今，这清明节给人最多的，还是或浓或淡的忧伤，仿佛一场清明的雨，就轻易引出无数人的热泪来，仿佛那丝丝缕缕的清明雨，就是对逝者如泣如诉般的思念。

可是，我还是更喜欢这清明时节的美景，想想已是暮春时节，早已是柳绿花红、春景烂漫的时节。每一朵小花，每一棵大树和每一株小草，都是最美的存在。清明时节，是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，更是一首别有风情的诗篇，让人一次次品读，一遍遍回味。

相对于墓碑前的哀伤与泪流，却不如好好地享受活着的美，不是吗？掐指算来，人生也不过数十寒暑，既是苦短，能有过多时日来伤怀。逝者已逝，来者可追，长眠地下的先人，有谁不希望儿孙活在幸福里呢？

于是，走出墓园时，就赶紧收拾一下心情吧。对逝去的亲人，只要装在心中就好；对时间与生命，要永远心存敬畏，不让每一寸光阴虚度。这样，才能真正让先人安息。

在珍惜亲情的方式中，除了这份祭奠，把自己的事做好，把自己的人生过好，也算是最好的祭奠吧。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清明的雨是一颗颗感恩的心，是一串串亲情的线，更是别样的走出哀愁的长远吧。

这清明节啊，是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的寄托，更是国人的一种情思，升华和温暖着情感。

活好当下，珍惜光阴，才是我们对逝者最好的祭奠。